

大鬼湖割記之三

陳玉峯

「這裡是飛鼠交流道，各山頭飛鼠夜間往來的必經之地……」魯凱麥如是說。

我們沿著爛不成形的所謂林道前進登山口，經過七、八段俗稱「拉屎石仔」的漫長崩塌地，新張結的安全網一拉數十公尺長。說是安全繩，主要是平衡感的心理作用而已，你真的攢摔下去，抓繩反倒是累贅或拖累，有害而無益。然後，走下亂石奔雲、陡陡深深的 V 型谷，到對岸再斜上陡坡，繞行一段次生及紅檜造林地，接著到達一處山腰的肩狀突稜平台。事實上，不只是飛鼠在此交換通道，昔日伐木集材的索道站也置此，人鼠所見雷同。

魯凱麥只年長我一歲，但因已抱孫，故而阮小姐暱稱他為「阿公」，大夥兒也跟著叫。他的身材精瘦，十八般武藝樣樣在行，而尤善溝通。工作分配上，他是嚮導之一，也擔任魯凱母語的翻譯，還得分攤三、四十公斤重的背囊。

在飛鼠交流道的小憩，魯凱麥詳細介紹他在 1984 年之前，如何知鳥、捕鳥、賣鳥的技術給我聽。秋冬 10 月至隔年 2 月，是群鳥來此山區的熱季，3 月則陸續離飛。研究報告上記載，雙鬼湖地區最優勢的鳥種是小翼鶉、棕面鶯，平均 1 公頃範圍內有 2 隻，密度 1 隻者如煤山雀、紋翼畫眉、紅頭山雀、黃腹琉璃等等，但魯凱麥最嗜網抓白耳畫眉，抓到的鳥兒灌食以一種藥水，確保其送至鳥店前不致於暴斃。然而，魯凱文化中以獵得熊鷹為獵鳥的最高榮譽，獵得這種空中雄霸 1 隻即可配戴百合花。

事實上我早已揚棄純知識性或經驗知識的單純記錄，當然，我更厭惡流行的買空賣空一張嘴巴；我欣賞魯凱麥的，絕非他在山林狩獵的專技，甚至很不喜歡他帶暖暖包熱化他的紅外線瞄準器。凡以精密科技協助者，即令獵得什麼偉大獵物，跟拿氰酸鉀毒魚又有何兩樣？或說，在此時代，除非在不得已或特殊理由下，否則，根本不該狩獵。

魯凱麥一路上與哈利瑪歐有說有笑。在母語的話家常中，他不斷地受教於大我 13 歲的哈利瑪歐。自然野地的最佳教育不是說教，不是講什麼邏輯、大道理，而是生活與呼吸本身。綠林好漢跟隨長輩學習，且自行發生智慧，這些智慧不需說明、無庸強調、不必理解，它在舉手投足之間，在不經意的小小動作裏；它的傳承，甚至於比熊媽媽教小熊的行為更不明顯。

然而，41 歲的布農幸告訴我他正在帶年輕的一代，渴望將母語、山林想法與經驗傳給後來者。他的體格硬是巨無霸，跟在他後面走山徑，如同有開路機當前導。

在一株火焚後的大紅檜下，他跟我說過去，以及憧憬的未來。他解釋為什麼不過平安夜與耶誕節，因為他所隸屬的教派使然。他輕鬆地說：「我把神放在心裏就是一種解脫。不要太迷信，談談可以，千萬不要說『我的神』…」他強調他婉拒只想攻頂的登山客給他工作，他喜歡帶些愛好自然山水，關心異文化的人士登山；他說：「討生活必也討出一份自在。」

布農幸同我聊天之際，前方持續傳來砍劈木材聲。我問做什麼？他答：「不想知道；對許多事，不想去瞭解。」他看看遠山，像是喃喃自語：「我拍照漂亮的風景，但我不拍危險的山徑，不拍自己沈重的背包，我怕家人看到。」這位如山的巨人擁有很細膩的心思。

布農幸是沿途製造最多笑果的好漢。綠林朋友在體能困頓、極端艱辛中，自然而然學會幽默是化解的特效藥，它的效能之一，乃在平衡、調節心境，猛然中止抑悶而萌發新力量。過往，我在調查無數天災地變的劫後餘生者、勞苦擔重擔的台灣人身上，都遇見極為普遍的「黑色幽默」，也就是艱難求生、苦痛謀存中煉就的自我療法，其在山林中的原理如出一轍。除了逗笑之外，布農幸的確展現了臨危時的幽默。我們在大鬼湖回程路，走在我前面約 6 步的攝影助理，剛過一轉彎，我聽到沈重的撲拍一聲，迅速趨前，看見墜崖後的他，一手攀石、一手握草，臉貼山壁而大字懸吊；急呼隨後的布農幸，而我先只能抓起壓在他手臂上沈重的腳架。布農幸以輕鬆平常的語調，半開玩笑地引導、拉起了他，

然後繼續前行，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。經過漫長的一段路後，在大夥兒休息處，我盛讚墜崖者的鎮定，連驚叫都未曾喊一聲，其他人卻笑我說是嚇呆的！

每位綠林好漢都愛逗趣，此行專任廚師的鄒楊亦然。一聽到人家讚美他切菜的功夫，他回：「我的手指原本有 3 倍長，切成現在模樣才練成的！」他有魁偉壯碩的身軀，卻配上一副娃娃臉。鄒楊的眼睛以及整體予人的感覺，似乎暗示著帶有荷蘭人的血統。鄒楊的負責盡職，加以永遠輕聲細語、和藹可親，贏得所有人的喜愛。他最富威嚇的語言暴力是：「吃飯了。三分鐘倒掉。」；他也負責叫床：「明早 5 點半起床，5 分鐘後潑水（或燒帳之類的）。」

記得在大樹洞營地晚餐後，他獨給了我一顆大蕃茄。對照連綿驚悚的大斷崖、步步沒腳印的漫漫路程，這顆蕃茄不只是奇異恩典矣！

來自全台各地的同行 15 人，絕大多數真屬綠林之子且身強體壯，其中，哈利瑪歐以 69 歲最為年長，然而他甫到大鬼湖畔，因寒風刺骨，立即脫剩一條內褲，先在大湖中游泳一小圈，再以毛巾拭身，接著走到大湖出水口下方的水潭洗下體，以示對巴攏公主的尊重。他上來後跟我說，這樣就不怕冷了。老山林的文祥看了也直搖頭。

文祥是台灣人典型的老山羊，他的優點每一片綠葉都知道。回程時，兩根手杖一斷折、一遺失，我央請文祥取製了兩根木杖，他也陪陳月霞與我最後抵達多納林道 21K 泊車處。兩根木杖我珍惜地攜回家，樹種是「楊桐葉灰木」。

近年來我遠離山林，此度前來大鬼湖莫非近鄉情怯？否則為何來程夜宿大樹洞我竟澈夜無法入眠？回程最後紮營兩古亭，整個暗夜我傾聽葉海驚濤，直到天明。表面上我是拍攝節目找來，沿途逢機解說者，可我腦海裏卻是空空盪盪，也類似老電影《屋頂上的提琴手》的那個提琴手，若有似無，似真還幻的說故事者。虧得整個行程中，綠林好漢們搞笑逗趣，妙語如珠之餘，隨時驚爆智慧靈光，讓我享受天文、地文、人文的交響。

至於「我」是誰，非關好漢、必屬綠林；我來時無預設，回程沒遺

憾；感恩巴攏公主賜予我們 7 整天沒下雨，但我沾染了公主隱約的憂鬱。不知人生可有幾個 25 年，再一個 25 年後我能否重臨故園？很慶幸在此山林邂逅了這批綠林好漢。下了山，得面對十丈紅塵，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會默念一聲：伊啦！可曾安那！（魯凱語：走吧！加油！）畢竟，我們擁有山林共同的一個夢。